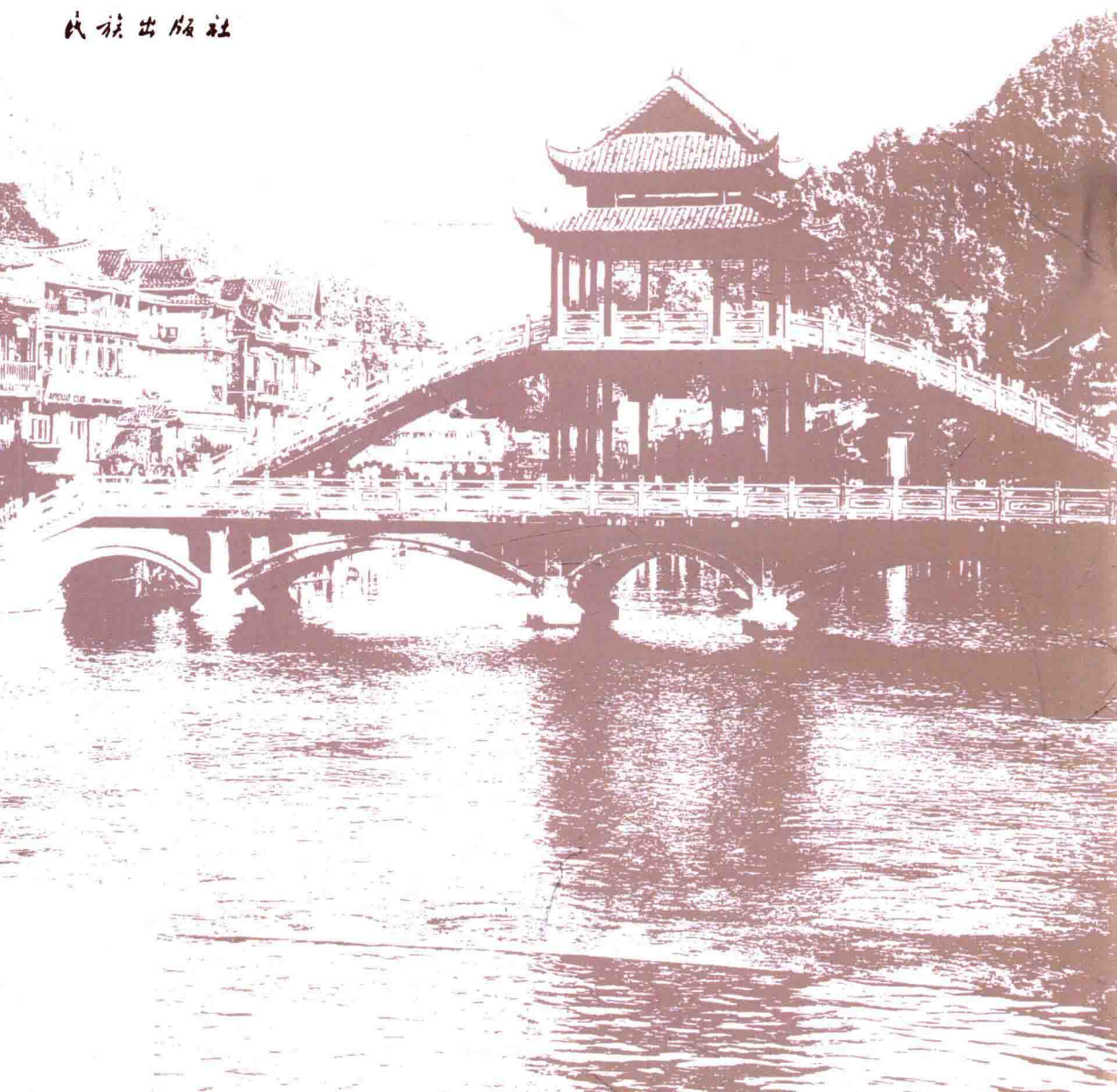


湘西地区 少数民族语言 态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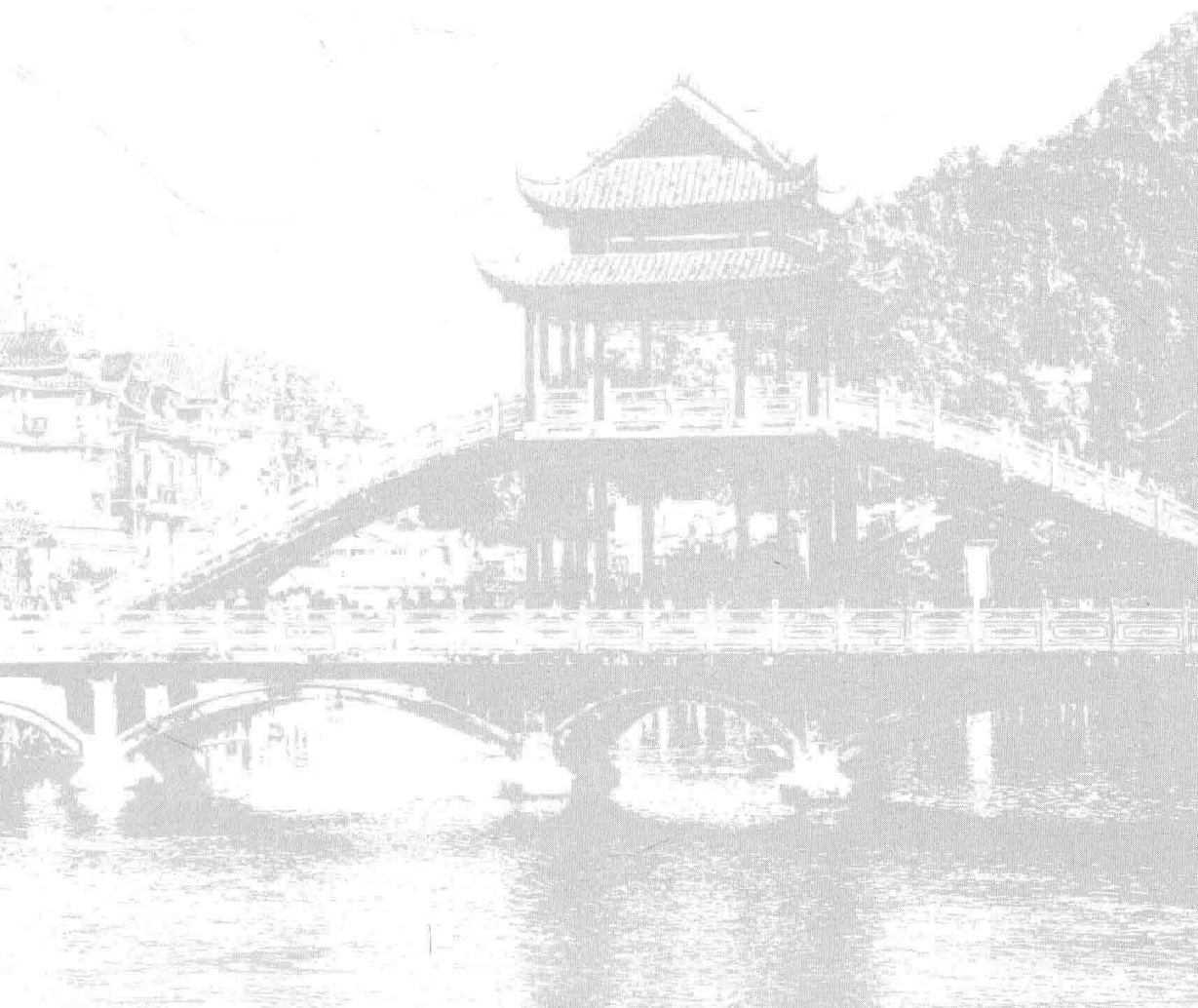
瞿继勇 著

民族出版社



湘西地区 少数民族语言 态度研究

瞿继勇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研究/瞿继勇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105 - 14539 - 3

I. ①湘… II. ①瞿… III. ①少数民族—语言调查—
湘西地区 IV. ①H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6749 号

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研究

策划编辑: 石朝慧

责任编辑: 石朝慧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19.125

定 价: 56.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4539 - 3/H · 1029(汉 33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 - 58130041;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序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既有不同的民族语言，又有民族共同语和多样的方言，形成了“民族语言丰富，共同语方言众多”的自然样态。这种自然样态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进程中出现哪些变化？这是社会语言学研究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学术问题，还是关乎如何制定语言政策的行政性问题。为此，深入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状况、其语言态度的变化及其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等，就显得十分必要与重要。瞿继勇正是带着这样的学术眼光与学术锐气，深入到湘西地区，开展他的研究。

湘西地区与湖北、贵州、重庆等省市接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境内居住着土家、苗、汉、回、瑶、侗、白等 40 多个民族，其中土家族与苗族是本地区两个世居主体民族，分别占本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 41.5% 和 33.1%。这个地区语言文化资源丰富，语言接触频繁。随着本地区各民族接触的不断深入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存危机，有些语言甚至已经濒临消失，如土家语目前仅在湘西龙山、泸溪等地有几万人在说，整个民族约 93% 的人口已转用汉语。

语言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还蕴含着此民族对世界的理解与体认方式，是一个民族文化意识的直接表征。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快速濒危，自然语言样态不断变化，与世界其他民族语言相比，存在着一致性。从 20 世纪 30 年代国外学者开始关注语言濒危以来，众多学者从各方面对濒危语言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学者一致认为，语言之所以濒危，除了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以外，语言人语言态度的转变是造成语言濒危的重要原因。因为，语言态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行为，是维系少数民族语言

生存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本书作者瞿继勇，长期从事濒危语言的研究，作为一位土家族的“失语者”，以拥有丰富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湘西地区为研究视阈，对本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进行细致而大量的问卷调查，初步摸清了本地区各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与他们的语言使用状况，并就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语言使用与民族认同进行了深入的探析。最为可贵的是，作者对本地区苗族与土家族这两个世居主体民族的语言态度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并探寻了二者语言濒危程度差异形成的原因。最后，作者还从中西方学理层面论述了濒危语言保护的价值，并针对此次调查研究中所发现的语言濒危的深层次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有价值、切实可行的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措施。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了解湖南省的语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也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濒危语言形成的认识，为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保护提供了有价值的应对对策与措施。我相信，这些成果将对湘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对湘西地区语言政策的制定，对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与理论支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五年前，继勇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在我的门下读博，为学勤勉，肯下苦功，勤于著述。读博三年，他不断进步与成长，在家庭、工作、学习的多重压力之下，十分顺利地提前完成了学业，所撰写的博士论文获评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这本书即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增删后完成，是他长期关注、研究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心血结晶，填补了国内语言态度研究专著空白。同时，他的调研和分析，可作为一个范例，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状况的研究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作为他的老师，祝愿他能持续精进，取得更为丰硕的学术成果！

杜 敏

2016年12月20日于长安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1)
一、研究动机	(1)
二、研究目的	(5)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5)
一、研究对象	(5)
二、研究意义	(8)
第三节 文献综述	(9)
一、国外研究综述	(9)
二、国内研究综述	(18)
第四节 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26)
一、研究的重点、难点	(26)
二、研究的创新之处	(26)
第五节 研究方法	(26)
一、调查研究法	(26)
二、访谈法	(27)
三、比较法	(28)
四、文献法	(28)
五、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法	(28)
第二章 湘西地区土家族的语言态度	(29)
第一节 土家族概况	(29)

一、土家族的人口与地域分布	(29)
二、土家族的族源与历史形成	(31)
第二节 土家语概况	(36)
一、典籍文献中的土家语	(37)
二、土家语的特点	(39)
第三节 湘西地区土家族的语言态度	(46)
一、湘西地区土家族受访者的基本资料	(46)
二、调查数据与分析	(47)
三、小 结	(58)
第四节 湘西地区土家族的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	(60)
一、语言与认同	(60)
二、湘西地区土家族的语言能力调查分析	(61)
三、湘西地区土家族的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	(66)
四、小 结	(70)
第三章 湘西地区苗族的语言态度	(72)
第一节 苗族概况	(72)
一、苗族的人口与地域分布	(72)
二、苗族的族源与历史形成	(75)
第二节 苗语概况	(78)
一、苗语概述	(78)
二、苗语湘西方言的特点	(81)
第三节 湘西地区苗族的语言态度	(88)
一、湘西地区苗族受访者的基本资料	(88)
二、调查数据与分析	(89)
三、小 结	(102)
第四节 湘西地区苗族的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	(103)
一、湘西地区苗族的语言能力调查分析	(103)
二、湘西地区苗族的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	(105)

三、湘西地区苗族语言使用、语言能力与语言认知、语言情感的相关分析·····	(109)
四、湘西地区苗族的语言认同与苗语保护·····	(110)
第四章 湘西地区白族的语言态度·····	(114)
第一节 白族概况·····	(114)
一、白族的人口与地域分布·····	(114)
二、白族的族源与历史形成·····	(115)
第二节 桑植白族语言的归属·····	(116)
第三节 桑植白族的语言态度·····	(118)
一、桑植芙蓉桥白族受访者的基本资料·····	(118)
二、调查数据与分析·····	(119)
三、小 结·····	(136)
第四节 桑植白族的语言认同与族群认同·····	(137)
一、桑植芙蓉桥白族的语言使用·····	(137)
二、桑植芙蓉桥白族的语言能力·····	(138)
三、桑植芙蓉桥白族的族群认同·····	(140)
四、桑植芙蓉桥白族语言认同与族群认同的相关分析·····	(143)
五、小 结·····	(148)
第五章 湘西地区侗族的语言态度·····	(150)
第一节 侗族概况·····	(150)
一、侗族的人口与地域分布·····	(150)
二、侗族的族源与历史形成·····	(151)
第二节 侗语概况·····	(153)
一、侗语概述·····	(153)
二、湖南侗语的特点·····	(154)
第三节 湘西地区侗族的语言态度·····	(156)
一、湘西地区侗族受访者的基本资料·····	(156)
二、调查数据与分析·····	(158)

三、小 结	(170)
第四节 湘西地区侗族的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	(172)
一、湘西地区侗族的语言能力调查分析	(172)
二、湘西地区侗族的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	(177)
三、小 结	(182)
第六章 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的差异	(184)
第一节 语言态度的比较研究	(184)
第二节 湘西地区土家族、苗族语言态度的差异	(186)
一、湘西地区土家族、苗族语言态度差异的整体比较	(187)
二、湘西地区土家族、苗族语言态度三因素的比较分析	(188)
三、从社会变项看湘西地区土家族、苗族语言态度的差异	(192)
四、小 结	(199)
第三节 湘西地区土家族、苗族语言态度差异形成的原因	(200)
一、湘西地区土家族、苗族语言态度差异的民族心理动因	(200)
二、湘西地区土家族、苗族语言态度差异的经济动因	(204)
三、湘西地区土家族、苗族语言态度差异的语言文化动因	(210)
第七章 结论与思考	(216)
第一节 主要发现与结论	(216)
一、苗族、侗族的母语态度偏积极正面,土家族母语态度偏消极负面,白族民家话与汉语普通话的态度偏积极正面	(216)
二、湘西地区少数民族母语态度中的母语亲和力评价显著高于母语实用性评价	(217)
三、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态度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	(218)
四、语言态度三要素之间及其与整体态度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	(219)
五、湘西地区少数民族对普通话具有高度认同,双语、双言能力较强,语言能力差异主要产生于性别与年龄层	(220)

六、汉语方言已成为湘西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主要交际用语， 普通话在外部语域一些特定场合中具有较高的使用率·····	(221)
第二节 语言态度与语言行为、语言认同关系的再认识·····	(221)
第八章 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	(224)
第一节 中西学理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启示·····	(224)
一、中国古代“和同”观念视阈下的濒危语言保护·····	(224)
二、西方语言哲学视阈下的濒危语言保护·····	(232)
三、生态学理论视阈下的濒危语言保护·····	(240)
四、语言经济学视阈下的濒危语言保护·····	(246)
第二节 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构想·····	(254)
一、语言的濒危与层级·····	(254)
二、语言濒危的原因·····	(256)
三、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构想·····	(258)
参考文献·····	(272)
附录一：湘西地区土家族、苗族、侗族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问卷·····	(285)
附录二：湘西地区白族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问卷·····	(288)
附录三：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295)
后 记·····	(29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一、研究动机

选择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态度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是基于现当代社会中突出的语言濒危现象。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美洲印第安语和澳洲土著语言的大规模灭绝现象,并由此引发濒危语言研究的热潮,不仅吸引了众多学者展开研究,也促成了各种研究机构的出现。同时,一些国际组织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也开始注意到语言濒危现象,并采取各种措施积极致力于濒危语言的保护。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通过了三个文件^①鼓励、提倡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自 1996 年以来,教科文组织一直通过发布世界濒危语言地图的方式来反映濒危语言的情况。

根据最新一期世界濒危语言地图显示,目前全世界大约有 2500 种语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濒危情况,自 1950 年以来已经灭绝了 230 种语言。在极度濒危的 538 种语言中,一些语言由于使用人数仅存一人而濒临灭绝。如巴西的阿皮亚卡语 (Apiaka)、迪亚霍伊语 (Diahoi)、凯萨那语 (Kaixana),喀麦隆的比基亚语 (Bikya),阿根廷的查纳语 (Chana),美国的帕特温语 (Patwin)、温图-诺姆拉基语 (Wintu - Nomlaki)、托洛瓦语 (Tolowa),委内瑞拉的佩莫诺语 (Pemono),

^① 这三个文件分别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

印度尼西亚的塔赫语 (Taje), 哥伦比亚的蒂尼瓜语 (Tinigua), 瓦努阿图的瓦洛语 (Volow 或写为 Valuwa), 智利的亚格汉语 (Yaghan) 和中国台湾的巴则海语 (Pazeh) 都已极度垂危, 因为这些语言在 2009 年前大多只剩一人会说。今天, 不少语言随着最后一位传人的去世而消亡, 如潘金玉曾是巴则海语的最后一位传人, 但随着她在 2010 年的去世, 巴则海语也已经成为消亡了的语言。从世界濒危语言地图上看, 中国虽然不是语言濒危的热点地区, 但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 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情形也非常严重, 有一些语言已经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

濒危语言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西南地区。一些语言从 1950 年后已经消亡, 如西北边境鄂温克族的索伦语 (Solon), 在 1990 年由于最后一位传人的去世而消亡; 台湾地区的泰雅语 (Ataya)、巴赛语 (Basay)、龟仑语 (Kulun)、洪雅语 (Hoanya)、西拉雅语 (Siraiya)、巴布萨语 (Babuza) 等已经消亡。还有一些语言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的形势, 如澳门的 Patua 语, 在 2000 年时大约只有 50 人会说; 分布在广东博罗等地的畲语在 2000 年时大约只有 1000 人会说; 分布在武陵山区的土家族, 南部土家语在 2000 年的时候只有 10000 人会说, 北部土家语在 2000 年的时候只有 60000 人会说; 东北的满语目前大约只有几十人会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研究员徐世璇认为: “在我国 100 多种语言中大约有半数语言的使用人数呈削减的趋势, 有 20 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到 1000 人, 其中一些已经濒临消失的边缘, 如赫哲语、塔塔尔语、鄂伦春语、毕苏语、阿依语、普标语、康家语等。”^①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 语言的消失不仅是失去了一种交际工具, 而且会损害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 带来认同的障碍。因为语言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工具性上, 语言还具有认知价值、文化价值、象征价值与科学研究价值。笔者认为, 语言的认知价值在于: “每一种语言都与每一特定人群的思维模式及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关, 从这一意义上说, 一种语言的消失意味着人类一种认识世界的模式丧失。”^② 语言的文化价值在于: 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族群独特文化和族群特征的重要体现和表现形式, 承载着这一族群的文化血脉、悠久历史和璀璨的文化。语言在维护文

① 黎千驹:《当代语言学者论治学》, 270 页,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② 瞿继勇:《洪堡特语言哲学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启示》, 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10 (5), 61 页。

化的多样性,展现与传承一个民族活的文化遗产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一种语言的消失也就意味着人类文化多样性又失去了极富价值的一核。语言的象征价值在于:每一种“语言都是维系一个民族的文化纽带和精神支柱,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尊严,是一个民族的标志”^①。回溯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民族的语言与民族的生命息息相关。犹太民族虽历经苦难却仍能存在,就与民族语言的不死有着紧密的关系,希伯来语成为犹太复国运动的精神推动力。作为国内较早关注濒危语言问题,并持续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之一,刘宝俊教授认为:“语言是民族自我意识的直接体现,是民族存在的具体标志,是民族生存权利的象征。……语言是民族的影子和灵魂。”^② 澳大利亚作家、诗人 David Malouf 也曾说过,一想到我的语言,正渐渐从世人的口中消失,便觉得不寒而栗,其凉意比我自己死去还要彻骨,因为,这相当于我的民族集体死去。^③ 语言的科学研究价值在于:语言及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与长远发展都有赖于丰富多样的语言。人类只有通过大量不同类型语言的分析,从中找出更多规律性的认识,才能进一步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因此,语言的消失意味着我们对语言的认识将会存在缺陷,也有碍于人类对语言的深入探索。语言消失的严重后果,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所强调的:“一种语言的消失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的消失,特别是使用这种语言的团体——不必说诗和传说,更不必说谚语和笑话——传统和口头表达组成的珍贵传承。语言的消失同样损害人与生物多样性之间保持的关系,因为语言荷载着丰富的自然以及宇宙知识。”^④ 可见,每一种语言都因其丰富的价值内涵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对于每一种濒危语言,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善加保护。

要保护濒危语言我们就必须深刻认识语言濒危现象。语言濒危主要表现在语言交际功能下降、交际范围缩小;语言使用人口锐减;语言自我创新与发展能力降低等几个方面。一种语言如果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使用,那么这种语言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活力;反之,如果一种语言的使用场域不断萎缩,则

① 瞿继勇:《洪堡特语言哲学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启示》,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0(5),60页。

② 刘宝俊:《语言与民族感情》,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3),112、109页。

③ Malouf, D. “The only speaker of his tongue”. In *Antipodes: Stories*. Sydney: Random House, 1985.

④ 李蓝、裴钰:《语言濒危,方言告急》,http://theory.jyb.cn/bjzt/200905/t20090518_274238.html, 2009-05-18。

势必造成该语言交际功能的退化、交际地位降低、活跃程度下降,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一语言的死亡。古典拉丁语、古典阿拉伯语和梵语都曾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语言,书写过辉煌的历史,但由于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无法满足社会多种领域的交际需要,导致交际功能下降、交际范围缩小。除了古典拉丁语在医学界使用之外,古典阿拉伯语和梵语都成了专门的宗教语言。赫哲语曾是赫哲族民族内部、家庭内部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赫哲族与汉族族际交往的增多,赫哲人也发生了语言的转用,越来越多的赫哲人使用强势的汉语作为自己的交际工具,赫哲语成为一种只有少数老年人在家庭内部使用的濒危语言。一种语言使用的人口越多,则该语言越具活力。因此,语言濒危最直接的表现特征莫过于语言使用人口的锐减。1989年,在赫哲族地区会讲赫哲语的约有250人,其中赫哲族220人,汉、满等民族30人。赫哲族中已无只会讲本民族语的单语人,在会讲本族语的220名赫哲族人中,多数人的汉语水平高于赫哲语,占赫哲族总人口的14.78%;其余人口只会讲汉语,占总人口的85.22%。^①何俊芳近期调查显示,这一比例已达到96%。^②语言要保持自身的活力,就必须紧随时代、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语言要不断充实、丰富自身的语义系统,增强对社会的反馈能力,并在与其他语言的接触中保持自身语言的固有特点与结构规律。只有如此,语言才能担负起在新的时代传递新的信息的重任,起到交流思想、传递感情的作用。伯恩斯坦在《关于语言混合问题》中说道:“一种语言被另外一种语言所同化的过程首先在于被同化的语言渐渐地失去它发展的内部规律,成为完全可透入的,然后就趋于消灭。”^③如果一种语言不能在使用和代际传承中发生变化,失去改造外来成分的能动性,停止发展,其使用就会萎缩,并最终消亡。

对于语言濒危现象,我们不仅要认识濒危语言的外在表现,更要从语言的发展演变历程中深入分析造成语言濒危的内外动因。这对于我们制定科学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做好濒危语言的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语言容易

① 谭克让、麦克康奈尔:《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第4卷(第2册),922页,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出版社,1995。

② 何俊芳:《赫哲族语言丢失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2),31页。

③ [苏]契珂巴瓦:《语言学中的历史主义问题》,高名凯辑译,99页,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

发生濒危的往往是一些少数、处于弱势的民族,这些民族受强势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在社会经济的诱因推动之下,语言忠诚度降低,语言态度发生转变,产生语言转用,造成语言的濒危。由于语言态度会影响人们的语言行为与语言能力,是造成语言濒危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语言的保护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以语言态度为切入点,实地调查了解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状况,以期深化濒危语言的研究,做好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是本研究的动机。

二、研究目的

湘西地区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语言资源丰富,语言接触频繁,语言变异复杂。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日益密切,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也随之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并深刻影响着这些民族语言的命运。如土家语目前已经成为极度濒危的语言,大约只有7万人还会说土家语,而苗语、侗语、瑶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口也在不断的减少,可以说,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因此,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探析湘西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状况,找出影响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的关键因素,探析不同民族间语言态度的差异,提出提升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的措施,探寻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机制和保护措施。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欲对湘西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进行调查。以下简要介绍湘西地区的地理位置与当地少数民族人口与语言分布。

(一) 地理位置

“湘西地区”所指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的“湘西地区”仅指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下简称“湘西州”),早期的湘西州所辖十县,包括吉首、凤凰、古丈、泸溪、花垣、保靖、龙山、桑植、永顺、大庸。1982年和1985年吉首和大庸撤县建市,辖区不变,1989年1月桑植县和大庸市划出湘西州,湘西州现辖七县一市,州府设在吉首市,面积15462平方公里。湘西州地处湘、鄂、渝、黔边区,东北毗邻张家界市永定区、桑植县,东南毗邻沅陵、辰溪、麻阳,西南毗邻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西北毗邻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宣恩县。从地形地貌来看,湘西州东北与云贵高原相接,西南与鄂西山地相邻,武陵山脉贯穿全境,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可分为西北中山山原地貌、中部中底山山原地貌、中部及东南部低山丘岗平原地貌区”^①。广义的“湘西地区”俗称大湘西,是指整个湖南的西部地区。根据2004年湖南省委、省政府编制的《湘西地区开发总体规划》所述,湘西地区包括湘西州、张家界和怀化两个地级市以及邵阳市和永州市的部分县市区。后来,邵阳市其余6县和永州市的江永县也被湖南省列为开发范围,大湘西范围进一步扩大,面积达78700平方公里,占湖南省土地面积的37.2%。大湘西地区是湖南省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经济相对落后,但由于该地区是东西部的交汇处,又毗连长江和华南经济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本文所论“湘西地区”也指大湘西。

(二) 湘西地区人口与民族分布

目前,湘西地区人口总数为1788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26%。

1. 湘西州人口与民族分布

根据2010年湘西州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显示,全州人口总数为2547833人,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1967096人,占全州人口总数的77.21%。^②与前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州少数民族人口显著增长,如表1-1所示:

^① 地理位置, http://www.xx.gov.cn/zjxx/xgk/zrdl/201109/t20110905_4643.html, 2011-09-05。

^② 湘西州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http://www.xx.gov.cn/news/xwdt/gsgg/201110/t20111026_25361.html, 2011-10-18。

表 1-1 全国第二至六次人口普查湘西州民族人口数 (单位: 人)

民族	1964 年第二次 全国人口普查	1982 年第三次 全国人口普查	1990 年第四次 全国人口普查	2000 年第五次 全国人口普查	2010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 ^①
汉族	619571	811928	765905	626664	580737
土家族	365905	625245	806433	1012997	1089301
苗族	344013	555772	711126	808813	863141
回族	1602	3809	5971	7178	7366
侗族	64	374	1415	2044	1537
瑶族	521	1507	1920	1933	2351
白族	7	14	1233	1843	1456
总计	1329047	1999086	2294866	2463617	2547833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湘西州境内共有 43 个民族,土家族与苗族是本州内人口最多的两个少数民族,其他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很小。人口上千的少数民族只有回族、侗族、瑶族和白族,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由于参军、工作、婚姻等原因而迁入湘西州境内。土家族与苗族这两大当地世居少数民族在全州的分布可以从表 1-2 所见:

表 1-2 2005 年底土家族、苗族在全州 8 县市人口分布数据 (单位: 万人)

民族	吉首	凤凰	古丈	泸溪	花垣	永顺	保靖	龙山
土家族	9.59	7.08	5.44	5	1.74	37.24	15.95	28.54
苗族	11.52	20.56	6.33	11.45	20.74	4.66	6.34	7.02

从土家族与苗族在全州的人口分布来看,土家族主要集中在湘西州中部、北半部的龙山、保靖、永顺、吉首和古丈,苗族则主要集中在湘西州中部、南半部的花垣、泸溪、凤凰、吉首、保靖和古丈。

2. 湘西地区域内其他县市人口与民族分布

(1) 张家界市及其所辖县

1988 年 5 月,永定区和桑植县划出湘西州,慈利县划出常德市,一同归入新

^① 数据来源于湘西州统计局。